

多声性标记“并”的反向并列意义及其历史来源

袁毓林

提 要 本文引入语言多声性和论辩性等观念,来研究副词“并”的语义功能和历史来源。首先,确认“并”是一个语言多声性的标记,具有强制先设的语法功能和表示反驳的话语功能。然后,在转折句序列中锁定“并”的语义功能:表示预期与实际结果的反向并列和转折关系。接着,从“并”字句的话语分布和信息地位的角度,揭示“并”强调否定的语气功能的实现条件。文章还从语义功能和话语变换的角度,追溯语气副词“并”来源于范围副词和关联副词这两种可能的演变路径,从“并”的多重历史来源(“并、併、並”)和“并”的连接功能的语义包容性(并列、递进、附加)方面,解释了现代汉语“并”的意义和用法的复杂性的根源。

关键词 副词“并” 语义/话语功能 先设/预期 反向并列/转折关系 历史来源

○ 引 言

像副词“并”之类的虚词,意义上比较朦胧,用法上相对灵活,有时候可以自由隐现;不仅不容易总结其语义功能,而且对于不同的意义归纳和理论概括,还不容易评判其高下得失。不过,如果秉持用法是意义的反映的理念,从虚词的各种实际用法和历时语料入手,并且引入新的合适的理论眼光;那么也许可以对虚词的语法功能和历史来源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从而回答虚词研究的两个最根本的问题:某个特定虚词的语法意义是什么?这种语法意义为什么要用这个特定的虚词来表达?

本文打算从分析副词“并”的各种实际用法和相关的历史语料入手,引入语言多声性(polyphony)和论辩性(argumentativity)等观念,来研究副词“并”的语义功能和历史来源。首先,评价有关对于副词“并”的语法功能的总结,确认“并”是一个语言多声性的标记,具有强制先设的语法功能和表示反驳的话语功能。然后,在由转折句的有关分句组成的话语序列中,明确地锁定“并”的语义功能:表示预期与实际结果的反向并列和转折关系,揭示典型的“并”字句“A,[但是]并不 B”的语义推理程式是:通常是“A→B”,但实际上是“A→C(=¬B)”。接着,从“并”字句在话语结构中的分布和信息地位的角度,揭示“并”强调否定的语气功能的实现条

作者简介:袁毓林,男,江苏昆山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特别是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计算语言学和中文信息处理,电邮:yuanyl@pku.edu.cn。

* 本文得到澳门大学讲座教授研究与发展基金(编号:CPG2022-00032-FAH)和启动研究基金(编号:SRG2022-00011-FAH)的资助,还承胡敕瑞、董秀芳和周韧、张秀松教授指正,谨致谢意。

件:处于前景小句中能够充分实现其强调功能,处于背景小句中就会削弱其强调功能。进一步,从语义功能和话语变换的角度,追溯语气副词“并”来源于范围副词和关联副词这两种可能的演变路径;承认用于否定句中的范围副词“并”,有可能是语气副词“并”的来源之一;但是,连接分句并且表示并列或递进关系的“并”,更加可能是强调否定的语气副词“并”的来源。还从“并”的多重历史来源(“并、併、並”)和“并”的连接功能的语义包容性(并列、递进、附加)方面,解释现代汉语“并”的意义和用法的复杂性的根源。从而回答前述虚词研究的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并”的语法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这种语法意义要用“并”这个词来表达?

一 副词“并”是一个语言多声性的标记

巴赫金(1988:252—253)指出:“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例如:

(1)生活是美好的。

(2)生活不美好。

他认为,“这两个论断之间,有着一定的逻辑关系:一个论断否定另一个论断。然而,它们之间没有也不会有任何的对话关系,它们相互间根本就不争辩(尽管它们能够提供争论的实在材料,能够提供争论的逻辑基础)。”(第253页)读到这里,我们会猛然想起:只要在例(2)中加上一个副词“并”,就可以让这个单句具有对话的性质。例如:

(3)生活并不美好。

因为,它具备对话关系的这一特性:“我们能在其中听出[说话人之外的]他人的声音来”。(第254页)。比如,例(3)可以解读为:说话人面对或预设的某个人认为‘生活是美好的’,而说话人跟他辩论,并且反驳他的观点,坚持认为‘生活不美好’。也就是说,在例(3)中,副词“并”的加入,使得一句话中“有两个人的声音构成对话的冲突”即形成“微型对话”(第254页),或“双声语”(第255页)。“其结果,一种语言竟含有两种不同的语义指向,含有两种声音”(第260页),从而造成了语言的“多声性”(polyphony)。^①

照此说来,副词“并”是一个语言多声性的标记。这可以用来解释否定句兼具的陈述与反驳两种话语功能,特别是“并”出场以后的反驳偏向。沈家煊(1993)认为,肯定句与否定句在信息功能上有如下的差别:

肯定句提供的信息:在听者不知道 p 的情况下告诉他 p。

否定句提供的信息:在听者可能相信 p 或熟悉 p 的情况下否认或反驳 p。

沈先生指出,一般情形下,否定句总是“预先假设”相应的肯定句所表述的命题内容;“否定”作为一种言语行为,是对这个预先假设的命题加以否认或反驳。沈先生把否定句预先假设的这个相应的肯定命题称为“先设”。显然,这是一种使反驳等言语行为具有语用合适性(pragmatic felicity)的前提条件,是一种特定的语用预设。但是,胡勇(2008)认为:在逻辑意义上,沈文对肯定和否定陈述句的上述区分是成立的。但是,不排除在实际使用中,有些否定句的功能和肯定句一样,主要是在听者不知道 p 的情况下告诉他 p。他调查了王朔小说《刘慧芳》中含有否定词“不、没(有)”并且不带任何语气副词的否定陈述句,发现绝大多数此类否定陈述句的主要功能是陈述,而非否认或反驳。例如:

(4)他们跑到林荫道尽头,没有掉头回来,又沿着小树林的旧路线跑起大圈。(胡勇 2008)

(5)我还脏,不爱洗澡,吃饭吧唧嘴。(胡勇 2008)

胡勇(2008)又调查了139万字的王朔小说,发现其中带有语气副词“并”的否定句绝大多数表示反驳。这类小句发挥反驳功能的典型语境也是对话语境,特别是以第一人称为主语的时候。例如:

(6)其实我们并没有解决矛盾,这不过是片面助长了单方的气焰。(胡勇 2008)

他正确地指出,此类句子的反驳功能与句中的语气副词“并”有直接关系。这些句子否定的主要对象是它们的先设,这意味着语气副词“并”的主要功能是激活否定句的先设,并将其置于否定词的辖域之中。否定词对被激活的先设加以否定,使得整个句子带上了反驳的色彩。可见,副词“并”的加入,使得否定句偏向于表达否认或反驳等话语功能。

因此,可以这么概括:在无标记的情况下,否定句主要的话语功能是陈述,从反面描述某种事态或情境;在有副词“并”等作标记的情况下,否定句主要的话语功能是否认或反驳,否定某种预设的事态或情境。据此可以说,副词“并”具有强制先设的语法功能。那么,“并”为什么会具有这种强制先设和多声性标记的功能,从而使这种有标记的否定句具有论辩性的话语功能的呢?或者问,副词“并”是怎样强制并激活否定句的先设的?为了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下面我们尝试从副词“并”的语义功能上寻找答案。

二 在转折句系列中锁定“并”的语义功能

吕叔湘主编(2001/1980:86)对“并”的意义和用法的描述是:“加强否定的语气。放在‘不、没[有]、未、无、非’等前边。常用于表示转折的句子中,有否定某种看法,说明真实情况的意味。”例如:

(7)计划订得再好,可是~不实行,等于没订 |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分歧(吕叔湘 2001/1980)

显然,这种说明是比较全面稳妥的。其中,“加强否定的语气”和“放在‘不、没[有]、未、无、非’等前边”与“常用于表示转折的句子中”,是分别针对“并”的语气功能和句法分布及其语义环境来说的;而“否定某种看法”应该是“并”及其后面的否定词协同的功能,至于“说明真实情况”应该是“并不/没有+VP/NP”,乃至整个“并不/没有”句式所蕴涵的语义。如果要明示这种蕴涵性的意义,通常需要后续“而是……”小句。例如:

(8)今天,道歉所指的并不是申辩,而是专指有“悔意”和承担“责任”的个人公共言语行为。(徐贲 2015:134)

陆俭明、马真(1985:13)指出:说“并”表示加强否定语气,这并不确切。……原来这个“并”只有当说话人为强调说明事实真相或实际情况而否定或反驳某种看法时才用。例如:

(9)吃亏不小是真,但并未全军覆没。(姚雪垠《李自成》)

据此,他们把“并”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概括为:强调说明事实不是对方或一般人所想的或者自己原先所认为的那样。

马真(2001)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并且承认“加强否定语气”也是“并”的语法意义的一个方面;但是,没有涉及“并”的转折性语义功能。

王明华(2001)把“并”的语义功能跟转折句进行了比较。他引述王维贤(1982)的观点:转折句本身隐含了一个推理,即“虽然A,但B”是以“ $A \rightarrow M1 \neg B$ ”(如果A,那么较大可能是非B)为其预设或逻辑前提的,通过否定非B而达到转折作用。王明华(2001)认为,“并(非A)”是以“A”的存在为其预设或逻辑前提的。它与转折句的推理只是稍有不同:“并”不一定需要“非

B”的中介,其推理是直接对某一命题 A 的否定。我们认为,他的论证功亏一篑。其实,“并”的语义功能跟转折句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结果小句是肯定形式还是否定形式。例如:

(10)a. [虽然]王刚非常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选择了外语系。

b. [虽然]王刚非常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选择中文系。

c. [虽然]王刚非常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并没有选择中文系。

从上例可见,一般的转折句,其结果小句可以是肯定形式,推理程式是“ $A \rightarrow M1 \neg B$, but B”,如例(10a)所示;也可以是否定形式,推理程式是“ $A \rightarrow M1 B$, but $\neg B$ ”,如例(10b)所示。但是,用“并”的结果小句,只能是否定形式,推理程式也是“ $A \rightarrow M1 B$, but $\neg B$ ”,如例(10c)所示。

可见,副词“并”的语义功能跟转折关系密切相关。但是,就此说“并”表示转折关系又失之笼统。为了更加准确地锁定副词“并”的语义功能,我们尝试把它置于由转折关系的句子序列构成的话语中来考察。可资参考的是,马真(1983)对于下列转折句的仔细分析:

(11)(A)今天午后下了一场雷阵雨,(B)原以为天气可以凉快一些,(C)可是并没有凉下来,(D)却/反而更闷热了。(马真 1983)

(12)(A)有些演员唱歌、演奏必伴之以摇摆、扭屁股的动作,(B)以为可以赢得观众,谁知(C)不但没有博得喝彩声,(D)反而引起了多数观众的议论和指责。(马真 1983)

通过对副词“反而”出现的语义环境的仔细研究,马真(1983)指出:现代汉语里用到“反而”,总有如下的语义背景:

A. 甲现象或情况出现或发生了;

B. 按说[常情]/原想[预料]甲现象或情况的出现或发生会引起乙现象或情况的出现或发生;

C. 事实上乙现象或情况没有出现或发生;

D. 倒出现或发生了与乙现象相背的丙现象或情况。

马文指出,上述 A、B、C、D 指的是四层意思,“反而”就用在说明 D 意的语句里。利用这个语义背景框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并”是用在说明 C 意的语句里的。为了反映这些分句之间的先后组合的关系,袁毓林(2008)把这种转折复句的层次结构分析为:^②

条件 转折 递进

A: (P), | B: (原以为 Q), || C: (可是,不但/并 \sim Q), ||| D: (反而 R)

这种分析,意在突出 A 和 B、C、D 之间是条件—结果关系,三个结果分句 B、C、D 之间在不同层次上分别具有转折和递进关系。值得注意的是,C 和 D 都跟 B 具有转折关系,即都表示预期的 Q 没有实现;但是,反转的语义程度有差别:用“并”引导的 C 类句式表示反转性并列关系(reversal coordinate relationship),即实际的结果 \sim Q 是预期的 Q 的反面(C 是 B 的否定形式,并且 C 以 B 为先设);用“反而”引导的 D 类句式表示反转性递进关系(reversal progressive relationship),即实际的结果不仅是跟预期 Q 相矛盾的 \sim Q,而且是跟预期 Q 在极性上相对立的 R。在反预期的程度上,从 \sim Q 到 R 是一种递进关系。^③例如:

(13)(A)1965 年,母亲再次打发他到父亲那里要钱,[(B)他本以为父亲会帮他, (C)但是]父亲并没有帮他, (D)反而向警方告发,说他是“流氓”。(金龙格《莫迪亚诺:他的过去并非一片朦胧》,《新京报》2014 年 10 月 11 日 B04 版)

这个例子讲的是 2014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年轻时一段痛楚的经历。条件句

(A)说的是他受母亲委派向父亲要钱,结果句(B)是原文没有说出来的他的预期:父亲会帮他,结果句(C)说的是跟预期相矛盾的情况:父亲并没有帮他,结果句(D)说的是跟预期相对立的情况:父亲告发他是“流氓”。结果句(B)跟(C)和(D)之间是转折关系(即期望与现实的反转),(C)和(D)之间是递进关系。如果说“反而”表示的是两种反预期结果之间的递进关系,那么“并”表示的是预期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反向并列关系(也就是转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预期的结果(B所表示的Q)正好是转折句C所表示的意义($\sim Q$)的先设。这样,B所表示的Q就成为一种冗余信息;因此,在现实的话语中,结果句(B)常常是不需要出现的。于是,在这种B(Q)不出现的情况下,C($\sim Q$)中“并”的强制先设(Q)的语义功能得到了强化;进而促使“并”的并列连接功能也发生了微妙但有迹可循的蜕变:从明示表层结构的B(Q)和C($\sim Q$)之间的反向并列关系,即外显的(explicit)转折关系,虚化为明示表层结构C所表示的否定命题($\sim Q$)跟作为其语用先设的肯定命题(Q)之间的反向并列关系,即内隐的(implicit)转折关系。这极大地拓展了“并”的语义功能,使得“并”字句中显著地包含两种不同的声音,从而成为一种语言多声性的标记。

这样,我们得以在由转折复句的有关分句构成的话语系列中,来比较精准地锚定“并”和“反而”的语法意义(功能),特别是“并”的多重语义功能:通过强制先设来表示反向并列和转折关系。具体地说,“并”表示在某种条件(P)下出现了跟预期(Q)相反的结果($\sim Q$)。其中,预期(Q)与结果($\sim Q$)之间是一种互补性对立的矛盾关系。正是这种对立关系造就了条件(P)下的预期(Q)与实际结果($\sim Q$)之间的转折关系。而“反而”表示反向递进,即在某种条件(P)下,出现了跟预期(Q)相对立的结果(R)。其中,预期(Q)与实际结果(R)之间是极性对立的反对关系。可以认为,副词“并”的出现,明示了说出来的实际结果 $\sim Q$ 跟先设的与其意义相反的预期Q的异质性的并列关系。^④并且,这种并列关系本来是可以表层结构上实现的预期与结果之间的反向并列。但是,由于表示预期的分句通常作为背景知识而不在表层结构中出现,因而使得“并”具有强制先设的语法功能;最终,使副词“并”成为一种表示正反对举并且以反赅正(以否定形式的断言来反向蕴涵相应的肯定形式的先设)的标记。其语义推理程式是:通常是“ $A \rightarrow B$ ”,但实际上是“ $A \rightarrow C (= \neg B)$ ”;从而在语义上暗示了条件(P)下的预期(Q)与实际结果($\sim Q$)之间的转折关系,也可以用“但是、却”等转折连词或副词来明示这种转折关系。于是,在否定和反驳某种可能的假设(先设)的语境中,可以用“并”来提示一句两意、正反对举,甚至以反赅正。

简而言之,“并”明示、标识和强制了某种话语先设(语用前提),其后的否定词“不、没有”等恰恰又否定了这个先设。结果,使得预期(Q)与结果($\sim Q$)之间正反对立和语义转折;同一句话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互相对抗与暗中辩论。最终,由于陈述和肯定了反($\sim Q$),等于是对正(Q)的反驳,从而使“并”成为一个语言多声性的标记。

三 从话语分布和信息地位上看“并”的语气功能

一般都认为,在否定词之前的副词“并”有“加强否定语气”的功能。但是,王明华(2001)却指出,“并”没有“加强否定语气”的作用。根据有下面两点:

(一)有些语句中的“并”,完全看不出有加强否定语气的作用。例如:

(14) 见东阳进来,她并没有起立,而只极吝啬地点了一下头。(王明华 2001)

(15) 她去传达室后,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在那儿与同事谈了会几天。(王明华 2001)

他认为,如果去掉这两句中的“并”,句中的否定语气并没有因此而减弱。

(二)有些语句因为出现了“并”,看上去反而使否定的语气有所舒缓。例如:

(16)a. 老张,你这样做不好。(王明华 2001)

b. 老张,你这样做并不好。

(17)a. 这样做没有什么问题。(王明华 2001)

b. 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问题。

他指出,这两例中 b 句的“并”如果轻读,看上去其否定语气反而显得比 a 句弱;即由于出现了“并”,反而弱化了句子否定的语气。这说明“并”与否定语气的强弱没有直接的联系。据此,他认为“并”并不是表语气的,“并(+否定词)”的作用是对某一预设或逻辑前提进行否定。

那么,副词“并”到底有没有“加强否定语气”的功能呢?这首先需要明确“加强否定语气”指的是什么?董秀芳(2010)认为,“强调用法指的是出现在谓语动词前对谓语所陈述的命题的真实性加以确认”;这种“并”是对句子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加以确认的,所以是一种强调用法。她认为,这是从话语情态的角度说的。我们认为,所谓“对谓语所陈述的命题的真实性加以确认”,至少有强式和弱式两种理解。如果是强式的理解,那么“并”应该可以跟“的确、确实”等表示情况真实、可靠意义的副词进行替换。例如:^⑤

(18)a. 这件事你并没有告诉过我。(《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b. #这件事你的确没有告诉过我。

(19)a. 你以为他糊涂,其实他并不糊涂。(《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b. #你以为他糊涂,其实他确实不糊涂。

显然,用“的确、确实”替换“并”之后,句子的意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18b)和例(19b)的确有原来例(18a)和例(19a)所不具有的“确认”意义。因此,不能采用这种强式的理解。如果是弱式的理解,比如“并”对否定有预示与标识的作用;那么,这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种“并”只能出现在否定句中,类似于是一种否定极项(negative polar items)。并且,“并”还是一种形态句法上比较强势的否定极项;表现为只能出现在有否定词语的谓语之前,而不能出现在有隐性否定意义的谓语之前。^⑥例如:

(20)我的学生虽然能够从知识的角度理解马基雅维里,但却难以在价值观上接受他的政治学说。(徐贲 2015:142)

[比较:但却难以~*但却并难以~但却并不容易]

(21)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意大利虽然在许多艺术领域中光彩耀人,引导欧洲,但却缺少一个能使意大利统一、强大的有效政府。(徐贲 2015:143)

[比较:但却缺少~*但却并缺少~但却并没有]

(22)虽然学生们未必需要用“互文”的观念去阅读或解读蒙田,但知道互文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徐贲 2015:161)

[比较:未必需要~*并未需要~并不一定需要]

(23)它(随笔)的方法无须是协作的,它的发现也无须是确证的。(徐贲 2015:165)

[比较:无须是~*并无须是~并不需要是]

从上述例子可见,尽管动词“难以、缺少”具有否定意义、助动词“未必、无须”中包含否定语素,依然不能在其前面加上“并”。可资比较的是,否定极项“从来”既可以出现在显性否定语境中,又可以出现在隐性否定语境中;而跟它同义的“向来”则不受限制,既可以出现在肯定句中,

又可以出现在否定句中。^②例如:

(24)a. 他向来喝黄酒。 b. 他向来不喝黄酒。 c. 他向来都喝黄酒。(自拟)

(25)a. *他从来喝黄酒。 b. 他从来不喝黄酒。 c. 他从来都喝黄酒。(自拟)

当我们假定“并”和“从来”一样是否定极项时,我们应该预测:它们不能共现,否则会出现一个否定算子同时允准(license)两个否定极项的情况。例如:

(26)路德从(*并)不主张农民举行起义,而且在农民起义时对他们进行了谴责。(徐贲 2015:127)

(27)人从来(*并)不会因为做了什么而后悔,只会因为没做什么而遗憾。(笔记侠《俞敏洪对谈尹烨:成大事者,必须志存高远》,2022-04-20,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gzqjfvCIJIlzPg6AlDySVA)

(28)这样的神也可能根本(*并)不关心人类的问题,根本(*并)不想弄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徐贲 2015:118)

由此可见,语气副词“并”一般不能跟否定极项副词“从、从来、根本”共现。^③

从上面的讨论可知,“并”是一种比较强势的否定极项,自然地对否定表达有加强语气的作用。但是,从语料来看,这种强调否定语气的作用是受制于话语结构的,特别是“并”所在的小句的信息地位(表示前景信息还是背景信息)的。具体表现为:(i)当“并”用于转折复句的后件(结果分句)时,否定语气比较强。例如:

(29)a. 格言和随笔虽有渊源关系,但作用并不相同。(徐贲 2015:160)

b. 神是善的,也关心人类,但并不是全能的,并无惩恶扬善的能力。(徐贲 2015:118)

c. 列奥·施特劳斯足以成为这种阅读和释义教师的典范,他晚年在圣约翰学院为普通大学生开设讨论班,虽然著作等身,但却“并没有提出过庞大壮观的要点,他总是在大量积累,不断前进,积少成多……”。(徐贲 2015:27)

d. 西蒙斯认为,在德、法等美国主要盟国和全球各国的领导人正为抗击肺炎相聚一堂时,特朗普本可以借此机会发表美国的意见,但美国并没有这么做。(《美媒点赞中国外交比美国做得好,又被点名“通中”》,观察者网,2020-05-21,网址:https://news.sina.com.cn/c/2020-05-21/doc-iirczymk2746472.shtml)

在这种“虽然……,然而/但却+并+不/没有……”句式,条件分句是背景(ground),传递的是旧信息(“虽然”的意思就是承认条件分句所表达的命题是事实);结果小句是突出的图形(figure),强调结果并不随条件的成立而成立,传递的是新信息。在这种表达语义焦点的结果小句中,“并”加强否定语气的功能得以充分实现。

(ii)但是,当“并”用于正反并列复句的前件时,“并”所在的分句的否定语气有所减弱。例如:

(30)a. 随笔并不把某种话语规则强加于经验,而是让散文话语随经验而就势而成。(徐贲 2015:165)

b. 今天的英语中 devil's advocate 中的 devil 并不真正就是“魔鬼”,而是指假设的辩论对手(假想敌)。(徐贲 2015:117)

c. 所以说,最令人绝望的并不是被奴役,而是身为奴隶却浑然不觉,甚至从中寻出美感。(《走出奴役,从出埃及到俄乌之战》,头牛大观,2022-04-20,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D18x-qDwMOic2Ur-2vjmbg)

- d.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语言使用方式,并不是实词的使用,而是虚词的使用,甚至可能连发言者都没有注意自己这种发言方式的变化。(刘知远《语言分析技术在社会计算中的应用》第10页,汉语堂,2021-12-11,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NzvcP4eFlymwIsIuQqgBQA>)

在这种“并+不是……,而是……”句式中,否定分句是陪衬或背景,后面的肯定分句才是语义表达的重点。在这种背景性的否定分句中,“并”加强否定语气的功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上面王明华(2001)所举的例(14)就是这种对比性并列复句的前件。

既然在这种对比性并列复句的前件中,“并”的存在价值并不大;那么,自然地它经常可以不出现。例如:

- (31)a. 学生的人生目标(并)不是百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徐贲 2015:1)
- b. 人文教育(并)不只是让学生接受形成的知识,而是让他们学习如何检验知识,并对可靠知识建立起信念,……。 (徐贲 2015:9)
- c. 她的《答复》(并)不是抗议书,而是一封向教会表示屈服的信,是一份让我们看到当时教会思想压制和女性知识人不得不妥协以求生存的真实历史文献。(徐贲 2015:130)
- d. 这个时期的人文阅读文本(并)没有选牛顿,而是选了伽利略,是经过考量的。这(并)不是因为伽利略在科学贡献上比牛顿更伟大,而是因为他两个方面更符合人文教育课的教育目的。(徐贲 2015:150)

这些例句的否定词语之前是可以加上“并”的,但是加上以后也并没有加强否定语气。

(iii)特别地,当“并”出现的小句用于表示对上文的修正或补充时,“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所在分句的否定语气。例如:

- (32)a. 奥巴马主张从伊拉克撤军,因为伊拉克并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尤其是与恐怖主义的基地组织并无联系),而把战略重点放在阿富汗。(徐贲 2015:76)
- b. 事实上,世界上有许多专制、极权的国家,美国不断与这些国家妥协,并不把人权作为与它们打交道和保持良好关系的先决条件。(徐贲 2015:76—77)
- c. 不要以为觉醒是一件简单的事。人类的历史,其实一直都是在奴役和自由之间交替前进。世界上并没有从天而降的自由。《走出奴役,从出埃及到俄乌之战》,头牛大观,2022-04-20,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D18x-qDwMOic2Ur-2vjmbg>)
- d. 在“文艺复兴至18世纪思想”课上,学生们阅读17世纪墨西哥女诗人、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兹(Juana Inés de la Cruz, 1651—1695)的《答复》(Answer,又叫《给菲洛蒂亚修女的回信》Respuesta a Sor Filotea de la Cruz)。其实,所谓的“菲洛蒂亚”并不真是修女,而是一位神父,还是一位主教,他指责胡安娜的文学写作破坏了修女应守护的天主教的教规。(徐贲 2015:129)

在这种“因为/其实/事实上+并+没有/不是……(,而是……)”句式中,否定分句是对前面叙述的有关内容的补充说明或申述,不是话语的语义表达的重点。在这种补叙性的否定分句中,“并”的正反并列这种多声性功能,使得否定的声音并不显得太突兀;结果,冲淡了单纯否定的直率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否定表达的语气有所缓和。上面王明华(2001)所举的例(14),都

是这种补叙性的;“并”的多声性标记作用,反而缓和或婉转了直率的否定语气。

简而言之,“并”的强调否定的语气功能,取决于其所处的话语结构和信息地位:当“并”处于前景小句(foreground)中时,加强否定语气的情态功能得以充分实现;当“并”处于背景小句(background)中时,加强否定语气的情态功能则被削弱。

四 从语义功能和话语变换上看“并”的历史来源

上文第二节强调副词“并”的语义功能是表示反向并列和语义转折,如果这种论断是站得住的;那么,由此向上追溯,这种语义功能应该源于“并”的并列意义和用法。但是,胡勇(2009)和董秀芳(2010)等都认为语气副词“并”是从范围副词演变来的。董秀芳(2010)指出,“并”的本义是“二者并立”,从这一意义引申出全称量化的意义。“并不”相当于“都不”。例如:

(33)a. (舜、孔子)俱以圣才,并不幸偶。舜尚遭尧受禅,孔子已死於阙里。(《论衡·幸偶》)

b. 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后汉书·宦者列传》)

董秀芳(2010)指出,“并”的强调用法出现于唐代。例如:

(34)十娘见诗,并不肯读,即欲烧却。(《游仙窟》)

她这样解释“并”何以在否定句中从全称量化发展出强调用法:如果对集合中一个成员做出否定的陈述,感觉没有什么特别,但如果对一个集合中的所有成员都做出相同的否定陈述,这样的结果就会让人印象深刻,甚至让人感觉惊讶,觉得这个事实非同寻常,由此就可产生强调意味。因此,全称量化词发展出强调义的语义基因是“全部”,侧重于对一个集合中所有成员的全部覆盖,无一例外。强调用法之所以在否定语境中得以发展,也是因为否定与焦点密切相关,对焦点加以强调是自然的。英语中的 not at all,法语中的 pas du tout,这些表达从形式上看都是在否定词后面出现全称量化词,在功能上都是表示强调。

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比较间接,还不够落实。比如,说“并”强调否定,还说得过去;说对焦点加以强调是自然的,也说得过去;但是,“并”怎样从强调否定变为强调焦点,并不清楚。根据一般的语义学理论,否定对焦点敏感。可见,否定与焦点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更何况,我们上文第三节已经说明:副词“并”并不总是表示强调否定的语气。

胡勇(2009:105—106)指出,至宋代,在否定句中“并”前的论元越来越多地表示单一的个体,迫使“并”不得不转而总括其后的表示多个个体的论元。例如:

(35)我不会禅,并无一法可示於人。(《五灯会元》第三卷)

(36)昔有老宿,蓄一童子,并不知轨则。(《五灯会元》第六卷)

他指出,此时由于总括的对象在副词之后,不是总括功能发挥作用的典型语境,再将“并”作为范围副词理解就显得不够恰当了。更恰当的理解是“完全、根本”。“完全”主要是语气副词,同时略含一点表示范围的意味,但是“根本”就是纯粹的语气副词了。当“并”总括其后面的复数性论元时,它开始褪去典型的范围副词的身份,并向语气副词演变。而当“并”所在小句的论元都为单一个体时,“并”在句法上丧失了总括的对象,它就完全变成语气副词。例如:

(37)张生并不曾人家做女婿,都是郑恒谎,等他两个对证。(《西厢记》)

(38)婆子并不争论,欢欢喜喜地道:“恁地便不枉了人。”(《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39)学生并无儿子。(《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

胡勇(2009:107)指出,当句中的所有论元在数量上都为单数时,“并”在句中就没有可以总括的对象了。根据语法化的渐变原则,“并”不会突然放弃原来的范围副词功能,转而衍生出新

的语气副词的功能。“并”原有的总括功能会竭力寻找可以概括的对象。由于任何一个否定句都预先假设了一个相应的肯定句,即其先设;否定句和其先设一起构成了一个可以被总括的复数集合,“并”的总括对象就成了否定句及其先设。

我们认为,从范围副词“并”的向前约束复数性个体,转变到向后约束复数性个体,这个过程并不清楚;特别是,从范围副词约束表层结构中句子成分所表示的复数性个体,转变到约束由否定句表示的命题与其先设构成的复数集合,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有没有独立的证据?实在令人怀疑。这种全称量词约束命题及其先设构成的复数集合的解释,说到底是一种过于特设的(ad hoc)理论。

不过,我们也承认,从范围副词发展出语气副词这种演变路径仍然可能存在。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下面我们对相关句子进行顺向变换(肯定式→否定式)测试。例如:^⑨

(40)a. 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並在东观。(《后汉书·卢植传》)

→b. 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並未在东观。

(41)a. 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並怡然自乐。(《陶渊明集·桃花源记》)

→b. 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並無惧色。

(42)a. 曲中无别意,併是为相思。(《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简文帝:折杨柳》)

→b. 曲中有深意,併非为相思。

(43)a. 有三子,灵庆、灵根、灵越,並有才力。(《魏书·傅竖眼传》)

→b. 有三子,灵庆、灵根、灵越,並無才力。

上面各例b句中的“并”,既可以解读为跟相应的a句中的“并”一样的范围副词;并且,以今人的语感,也可以解读为所谓强调否定的语气副词。因此,不能排除用于否定句中的范围副词“并”,有可能是语气副词“并”的来源之一。

我们发现,连接分句并且表示并列或递进关系的“并”,也可能是所谓强调否定的语气副词“并”的来源。我们先来看逆向变换(否定式→肯定式)的例子:^⑩

(44)a. 这的真术艺,休道是脱空,您却睁着眼并不敢转动。(《诸葛亮博望烧屯》第四折)

→b. 这的真术艺,休道是脱空,您须睁着眼并滴溜转动。

(45)a. 恰道罢见太师枷锁在身,并无那玉女金童接引,则有一簇牛头鬼使狠。(《地藏王证东窗事犯》第四折)

→b. 恰道罢见太师枷锁在身,并有那玉女金童接引,另有一簇牛头鬼使狠。

(46)a. 我不会禅,并无一法可示於人。(《五灯会元》第三卷)

→b. 我会禅,并有一法可示於人。

上面各例a句中的“并”,都是所谓强调否定的语气副词;删去否定词语变换为肯定句b以后,其中的“并”是连接分句并且表示并列或递进关系的。当然,这种“并”的词类属性到底是关联副词还是连词,还需要仔细研究。

如果从关联副词演变为语气副词的路径靠谱,那么部分用关联副词“并”的句子,应该可以进行顺向变换(肯定式→否定式)。从语料测试来看,情况好像的确如此。例如:^⑪

(47)a. (吕)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刘)备,并请(纪)灵等与共饗饮。(《后汉书·吕布传》)

→b. (吕)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刘)备,並未请(纪)灵等与共饗饮。

(48)a. 估客至都,市好丝履,并箱盛之。(《搜神记·宫亭湖》)

→b. 估客至都,市好丝履,並未箱盛之。

(49)a. 冬月无复衣,戴颙闻而迎之,为作衣服,并与钱一万。(《宋书·沈道虔传》)

→b. 冬月无复衣,戴颙闻而迎之,为作衣服,并未与一文钱。

(50)a. 后数年,突厥雍虞闾遣使请降,并献羊马。(《隋书·贺娄子幹传》)

→b. 后数年,突厥雍虞闾遣使请降,并未献羊马。

上面各例 a 句中的“并”,都是连接分句并且表示并列或递进关系的;在其后的谓词前加上否定词语变换为否定句 b 以后,其中的“并”就是所谓强调否定的语气副词。

上文通过对含有“并”的古代汉语句子进行双向变换(肯定式与否定式),来证明“并”从关联副词演变出语气副词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操作难免有替古人说话(改写句子)和做决断(语感判断)之嫌疑。为了更加真切地体会“并”的关联副词用法和语气副词用法之间的紧密关系,下面我们对现代汉语中包含“并”的句子,也进行肯定式与否定式之间的双向变换测试。我们先来考察从肯定式到否定式的顺向变换。例如:^②

(51)a. 公民参与其中,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并受到决策者平等的重视。(CCL)

→b. 公民参与其中,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受到决策者平等的重视。

(52)a. 如果社会完全分裂成几个各自独立的社会,那么各方言就可能失去约束,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特点,并进一步发展成独立的语言。(CCL)

→b. 如果社会完全分裂成几个各自独立的社会,那么各方言就可能失去约束,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特点,但是并不必然会进一步发展成独立的语言。

(53)a. 苏联解体后中俄恢复了外交关系,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CCL)

→b. 苏联解体后中俄恢复了外交关系,但并没有建立军事同盟关系。

(54)a. 二十世纪 90 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围绕心理契约这一主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CCL)

→b. 二十世纪 90 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围绕心理契约这一主题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上述各例中,肯定式 a 句中的“并”本来表示预期性的并列或递进关系,变换成否定式以后,b 句中的“并”就表示反预期性(没有实现)的并列或递进关系(也就是上文第一节所谓的反向并列关系)。

下面,我们来考察从否定式到肯定式的逆向变换。例如:^③

(55)a. 老头几步抢了过来,并不握手,而是抓住甘子千的手腕子上下摇晃:“您就是那位跟画韩儿一块常听我戏的”(邓友梅《寻访“画儿韩”》)

→b. 老头几步抢了过来,并握住甘子千的手上下摇晃。

(56)a. 她不必抬头,就知道谁进来了;她认识他的脚步——一种轻,短,而并不快的,仿佛只用脚掌那一点肉用力的,脚步声。(老舍《火葬》)

→b. 她认识他的脚步——一种轻,短,并快的,仿佛只用脚尖着地的,脚步声。

(57)a. 他有些武艺,有许多的爱国心与傲气,可是并没有去打日本人。(老舍《四世同堂》)

→b. 他有些武艺,有许多的爱国心与傲气,并参加了游击队去打日本人。

(58)a. 冠先生只到祁家来过两次。第一次是祁太太病故,他过来上香奠酒,并没有坐多大一会儿就走了。(老舍《四世同堂》)

→b. 他过来上香奠酒,并坐了很大一会儿才走。

上述各例中,否定式 a 句中的“并”本来表示反预期性(没有实现)的并列或递进关系(也就是上文第一节所谓的反向并列关系),变换成肯定式以后,b 句中的“并”就表示预期性的并列或递进关系了。

讨论至此,自然会浮现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语气副词“并”会有范围副词和关联副词(或连词)两种来源呢?这就需要从“并”本身的多种来源与其并列连接功能在语义上的包容性来讨论。

五 “并”的多重来源与其连接功能的语义包容性

现代汉语的副词和连词“并”,来源于古代汉语的“并”(合并,吞并;一起,一并)、“並(竝)”(并行,并列;一起,一齐)、“併”(并行,并列;合并,兼并;一起,一齐)。其中,“并”和“併”是同义词,“并”和“並(竝)”音义都不同;“并”和“併”是清声母的“幫”母字,“並(竝)”是浊声母的“並”母字。“兼并”的意义写作“并”和“併”,不写作“並(竝)”。“一起”的意义一般写作“並(竝)”,很少写作“并”和“併”。^⑭从笔者家乡的昆山方言对于副词和连词“并”的浊音声母的读音,也可以知道它主要来自表示“并行、并列”的“並(竝)”。当然,也不能忽视“并”的“一起、一并”意义与用法、“併”的“并行、并列,一起、一齐”意义与用法,也对现代汉语的副词和连词“并”的意义与用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⑮

为了便于了解现代汉语的副词和连词“并”的意义来源,下面根据辞书和有关文献,略做整理。首先,“并”表示并行、并列的意义,以准及物动词的身份独立做谓语;然后,用在其他动词之前做方式状语。例如:^⑯

(59)a.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b. 则欲自並乎汤武。(《荀子·强国》)

(60)a. 既见君子,並坐鼓瑟。(《诗经·秦风·车邻》)

b. 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並立而使人化。(《庄子·则阳》)

在例(59)中,“并”的与事是用介词“与、乎”引出的。在例(60)中,“并”处于附加语的位置,意义弱化,功能上靠近状态副词。

随着状态副词用法的逐步虚化,“并”衍生出表示“一起、一齐”这种方式副词的用法;^⑰再向前发展,引申出表示“同时”这种时间副词的用法;更进一步,虚化为表示“共同、全部、都”等这种范围副词的用法。例如:^⑱

(61)a. 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战国策·燕策二》)

b. 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昌邑未拔。(《史记·高祖本纪》)

(62)a. 昔者十日並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庄子·齐物论》)

b. 使苏秦、张仪与仆並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汉书·东方朔传》)

(63)a.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b. 天降祸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乱心,以为伯父忧。(《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c. 河阳一县併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庾子山集·春赋》)

d.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並加露接,人人有说色。(《世说新语·政事》)

(64)a. 七八年间,而复货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癯疾残病,並非可售之物,而鬻之于市,

此皆事之难解。(《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

b. 义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见出,乃入观之,饮者满坐,坐上並無二老,亦无崑崙。
(《续玄怪录·张老》)

c. 老夫人治家严肃,内外並無一个男人出入。(《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

d. 比余至,逢人辄问,並無识者。(《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一》)

例(61)中的“并”修饰后面的述宾结构,表示一举两得或联合发力等方式。例(62)中的“并”修饰后面的动词性成分,表示几个事件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等方式。例(63)中的“并”修饰后面的述宾结构,表示前面名词性成分指谓的复数性个体共同参与(或具有)后面谓语所表示的动作(或状态)。例(64)中的“并”,既可解读为范围副词,前面都有复数性的个体可以约束(如,“七十奴婢及癰疾残病、内外”等);又可解读为表示“完全、根本”之类的语气副词的意义。

当上面这种表示“一起、一齐”的方式副词、表示“同时”的时间副词,用在后续并列小句的开头时,逐渐引申出表示并列、递进或附加等连词的意义和用法;从连接小句更进一步,就连接词与词组,表示“和、加上、连带”之类等立连词的意义与用法。例如:^⑨

(65)a. 昔下官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並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史记·赵世家》)

b. 殷畔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随刘贾皆会。(《汉书·高帝纪》)

c. 迺髡钳季布,衣赭衣,置广柳车中,並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d. (鲁)肃请得奉命吊(刘)表二子,並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刘)备使抚表众,用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资治通鉴·汉纪·献帝建安十三年》)

(66)a. 先是,高祖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秀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魏书·刘芳传》)

b. 原来张员外因烧煨假银事犯,把张员外缚去左军巡院里去,至今不知下落;家计並许多房产都封估了。(《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

c. (李)承裕弃城去,……全节斩千五百人,以其余兵并承裕献于京师。(《新五代史·马全节传》)

d. 不旬日,幽州杀(朱)克融并其二子。(《旧唐书·裴度传》)

例(65)中的“并”,连接并列的小句,可以解读为“还、并且”等附加与递进意义;例(66)中的“并”,连接并列的词或词组,可以解读为“和、加上、以及”等并列、附加或连带意义。根据我们上文的讨论,这种连接并列小句的连词“并”用在否定词之前时,也有可能演变成所谓的语气副词。例如:^⑩

(67)a. 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请降,并遣其子冠军将军、徐州刺史、永昌县开国侯虎牙为质。(《魏书·田益忠传》)

→b. 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请降,并未遣其子冠军将军、徐州刺史、永昌县开国侯虎牙为质。

(68)a. 甲寅,(侯)景遣仪同三司于悦驰以败闻,併自求贬削,优诏不许。(《资治通鉴·梁纪·武帝太清二年》)

→b. 甲寅,(侯)景遣仪同三司于悦驰以败闻,并未自求贬削,优诏不贬。

(69)a. 罪在于书生之不识形势,併与夫逆顺曲直而忘耳。(《陈亮集·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b. 罪在于书生之不识形势, 并不在于书生之忘逆顺曲直。

上面各例中, 变换出来的 b 句中的“并”, 既可以解读为“还、并且”等附加与递进意义, 也可以解读为表示反预期的强调否定语气。

可见, 语气副词“并”具有多种来源, 造成了它在用法和意义上的复杂性。其中, 全称否定用法的源头, 使其具有强调否定的语气功能; 而连接否定分句的连词功能, 使其具有连接反预期的并列小句的功能。

六 结 语

总结上文的讨论, 语气副词“并”可能有下面两种历史来源与演变路径:^②

路径一: 状态副词“并行/并列”>方式副词“一起/一齐”(例 61)>时间副词“同时”(例 62)>范围副词“全/都”(例 63)>语气副词“根本”(例 64);

路径二: 状态副词“并行/并列”>方式副词“一起/一齐”(例 61)[>时间副词“同时”(例 62)>]并列/递进关系词(例 65、66)>语气副词, 有反向连接功能(例 67—69)

但是, 关于第二条路径的最后一步的演变, 相关论证多基于共时推演。下面一些可能是处于历时演变的过渡阶段的语例:

(70) 延捱了数月, 虔婆急了, 来见道: “二位在我这厢, 真是有屈, 只是皇帝发到这厢, 习孩子箫管歌唱, 供应官府, 招接这六馆监生, 各省客商。如今只是啼哭, 并不留人, 学些弹唱, 皇帝知道, 也要难为我们, 小姐也当不个抗违圣旨罪名起。”(《型世言》第一回)【并: “再加上”/“甚至”/“根本”】

(71) 纪指挥得旨。到家又与高秀才对酌, 因问高秀才道: “兄别来许久, 已生有令郎么?”高秀才道: “我无家似张俭, 并不娶妻。”纪指挥道: “这样我有一头媒, 为足下做了罢。这女子我亲见来, 才貌双绝, 尽堪配足下。”高秀才道: “流落之人无意及此。”(《型世言》第一回)【并: 并列连词/强调事实与对方预期相反的语气副词】

(72) 那御史道: “原告是董文, 叫董文上来, 你怎么说?”董文道: “小的户部浙江司于爷长班, 家里只有夫妻两口, 并无别人。”(《型世言》第五回)【并: 并列连词/强调事实与对方预期相反的语气副词】

(73) 两股间脓血淋漓, 并虫亦不能行捉也。(《聊斋志异·促织》)【并: 并列/递进连词“而且”/强调语气与情态表达的副词】

当然, 上文只是提出了路径二这种历史演变的可能性, 还需要以后做更多的验证工作。有趣的是, 语法化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已经发现, 两个小句之间异常的并存关系, 跟复句/句群内部的让步—转折关系、话对中两个话轮之间的立场对立(观点辩驳)关系, 有紧密的联系。所以, 表示同时发生、一处共存意义(如例 62a、62b 中“并”的意义)的词经常演变为表示并列、让步/转折关系的关联词语(或为连词, 或为助词, 视语言类型而异)。② 英语 while 的多功能性可资旁证。试比较:

(74) I killed time in a book shop while I was waiting. (等人时, 我用逛书店来消磨时光。)

(75) Tom is hardworking, while Bill is lazy. (汤姆勤奋, 而比尔懒惰。)

(76) While the grandparents love the children, they are strict with them. (虽然祖父母爱孩子, 但他们对孩子要求很严。)

上面的例子或许可以印证关于“并”从表示同时义的用法发展出表示反向并列、甚至转折

关系的用法的观点。

语言是人类沟通的工具,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对抗这种人际互动特点,必定会通过语言运用,从人的精神意识和概念结构,逐步渗透和积淀到语言的词汇和话语结构上。于是,语言不仅具有传递事实内容的信息性功能(informativity),而且还有进行论证和反驳的论辩性功能(argumentativity)。例如:

(77)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第一句“不是我不明白”,是对预先假设的对手观点“你不明白”的否认和辩驳;通过否定句所蕴含的正反两个命题,一举构建了两个不同的心理空间,来表征两种相反的认识立场;第二句“这世界变化快”,为第一句的辩驳提供证据,让听话人经过推理以后,接受其中的一种认识立场,放弃另外一种。可见,这种否定句式主要用以进行主体之间的认知协调(cognitive coordination)。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比性的否定表达之前,通常可以加副词“并”。例如:

(78)并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

这就为我们理解“并(不)”的语义功能提供了线索。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认识到:“并”具有强制先设的语法功能,明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观点或立场(你不明白 vs. 我很明白)之间的对抗与辩论。也就是说,通过语言的多声性标记,来实现和显示语言的论辩性功能。并且,还激发我们思考:这种功能为什么要用“并”这个词?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认识到:因为“并”的多种历史来源和并列意义的包容性,使得它脱颖而出,成为表达反向并列与转折关系、强调否定与辩驳功能的合适词汇。

这样,通过引入多声性观念和论辩理论等语言主观化的视角,我们希望为“并”等汉语虚词的语义功能的形成机制,提供比较透彻的理论解释。

附 注

①关于语言多声性的更多的介绍,请看孟玲(2018)和袁毓林(2021)。

②这里跟马真(1983)有一点儿不同:她把 ABCD 看作四层意思,相当于本文的 P、Q、~Q、R;我们把它们当作是分句的代表和编号。现在,我们还在下面的层次分析图中加上了副词“并”。

③关于“反而”分句表示反转折递进关系,详见邢福义(1986)的分析。

④现代汉语表示重复义的“也、又、还”等关联副词,也都可以表示同质和异质两种重复。例如:

(1)风停了,雨也停了。~风停了,[但是]雨也不停。

(2)既不怕冷,又不愿多穿衣服。~既怕冷,[但是]又不愿多穿衣服。

(3)年纪过七十了,身体还不太好。~年纪过七十了,[但是]身体还那么好。

可见,异质性的重复意义以及反向并列意义都跟转折意义有天然的亲和关系。

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2016:94)认为“并”有“加强否定语气”的功能,用的就是例(18a)和例(19a)这两个例子。例(18b)和例(19b)之前的#号表示:副词替换以后,跟原句意义差别较大。

⑥关于隐性否定动词,详见袁毓林(2012)。

⑦关于“都”是隐性否定算子,详见袁毓林(2007)§5。

⑧关于“根本”是否定极项,详见袁毓林(2014)。周韧教授从 CCL 语料库中一共检索到 7 条“根本”和“并”共现的例子(如:“我们都知道有的历史实例根本并不存在。”“他们根本并没有想以这部‘纪录片’当作真实情况来放映。”)。我们都觉得这种句子有点别扭,如果改为“根本就”就十分自然。

⑨例(40)——(43)的 a 句,转引自《古代汉语虚词词典》,第 30—35 页,“并”的各种写法也照搬原著。

⑩例(44)——(46)的 a 句,转引自张国艳(2009),第 117 页。“并”的字形(写法)也照搬原著,下同。

⑪例(47a)转引自何乐士等(1985),第36页;例(48a、49a)转引自张国艳(2009),第116页;例(50a)转引自《古代汉语虚词词典》,第29页。胡敕瑞教授告诉我,例(47a)和(48a)中的“并”理解为“一并”也未尝不可。

⑫例(51)——(54)的a句,检索自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⑬例(55)——(56)的a句,转引自李劲荣(2014),第14页;例(57)——(58)的a句,转引自王明华(2001),第22、20页。

⑭详见王力等(2008),第25、第26页。

⑮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详见曹炜(2003、2006)和张国艳(2009、2012)。

⑯例(59a)转引自胡勇(2009),第97页;例(59b)转引自王力等(2008),第25页;例(60a)转引自何乐士等(1985),第34页;例(60b)转引自《古代汉语虚词词典》,第31页。

⑰邱峰(2012)认为,甲骨文中已见副词用例。比如:

丙午卜,旅贞:翌丁未其侑于祖丁。

丙午(卜), (旅) 贞: 翌(丁未) 其並侑(于) 小丁。(《甲骨文合集》23029)

上段材料贞问: 丁未侑祭祖丁好不好? 下段材料贞问: 丁未一块侑祭小丁好不好?

⑱例(61)(62)(63c、d)和(64b、c、d)转引自《古代汉语虚词词典》,第29—31页;例(63a、b)和(64a)转引自胡勇(2009),第102、第105页。

⑲例(65)和例(66)转引自《古代汉语虚词词典》,第29、第31页。

⑳例(67a)——(69a)转引自《古代汉语虚词词典》,第29、第30页。

㉑下面两种演变路径的总结和例(70)——(73)的4个例子,是由张秀松教授提供的。谨此致谢。

㉒这一点承张秀松教授告知。下面例(74)——(76)的英语例子,也是他提供的。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 巴赫金 1988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
- 曹 炜 2003 《近代汉语并列连词“并”的产生、发展及其消亡》,《语文研究》第4期。
- 曹 炜 2006 《近代汉语中被忽视的“和”类虚词成员“并”——以《金瓶梅词话》中“并”的用法及分布为例》,《古汉语研究》第4期。
- 董秀芳 2010 《量与强调》,载徐丹主编《量与复数的研究——中国境内语言的跨时空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
- 何乐士、敖镜浩、麦梅翘、王海葵 1985 《古汉语虚词通释》,北京:北京出版社。
- 胡 勇 2008 《语气副词“并”的语法功能与否定》,载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四)》,北京:商务印书馆。
- 胡 勇 2009 《语气副词“并”的语法化》,载吴福祥、崔希亮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四)》,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劲荣 2014 《情理之中与预料之外:谈“并”和“又”的语法意义》,《汉语学习》第4期。
- 陆俭明、马 真 1985 《现代汉语虚词散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 2001/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 真 1983 《说“反而”》,《中国语文》第3期。
- 马 真 2001 《表加强否定语气的副词“并”和“又”——兼谈词语使用的语义背景》,《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孟 玲 2018 《学生个体内部多声性与视角转变——高校生死教育课考察》,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在编《语言学研究》第二十四辑。
- 彭小川 1999 《副词“并”、“又”用于否定形式的语义、语用差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邱 峰 2012 《副词“并”的语法化》,《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 沈家煊 1993 《“语用否定”考察》,《中国语文》第5期。
- 王 力、岑麒祥、林 焘等 2008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明华 2001 《用在否定词前面的“并”与转折》,《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王维贤 1982 《论转折》,载逻辑与语言研究会编《逻辑与语言研究(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邢福义 1986 《反递句式》,《中国语文》第1期。
- 徐 贲 2015 《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袁毓林 2007 《论“都”的隐性否定和极项允准功能》,《中国语文》第4期。
- 袁毓林 2008 《反预期、递进关系和语用尺度的类型——“甚至”和“反而”的语义功能比较》,《当代语言学》第2期。
- 袁毓林 2012 《动词内隐性否定的语义层次和溢出条件》,《中国语文》第3期。
- 袁毓林 2014 《隐性否定动词的叙实性和极项允准功能》,《语言科学》第6期。
- 袁毓林 2021 《从语言的“多声性”看“假装”句的解读歧异》,《语言战略研究》第5期。
- 张国艳 2009 《虚词“并”被忽略的用法——兼谈虚词“并”的历时发展》,《殷都学刊》第1期。
- 张国艳 2012 《河西边塞汉简“並”“并”考辨——兼谈异体字“並”恢复的必要性》,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第三届中日韩(CJK)汉字文化国际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16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 1999 《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A Study on Chinese Polyphonic Marker *Bing*: Its Sense of Reverse Coordination and Multiple Historical Origins

YUAN Yulin

Abstract :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notions of linguistic polyphony and argumentativity to discuss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the Chinese adverb *bing*. First, *bing* is identified as a polyphonic marker for its functions to coerce presupposition semantically on the one hand, and to offer refutation pragmatically on the other. Secondly, its semantic function in the advancement of a transitional text is bringing in the negation of an expectation by reverse coordination, and further expressing the adversative relation in reality. Thirdly, the realization condition of the modal function of emphasizing negative meanings of *bing* is revealed by discussing the textual distribu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bing*-sen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mantic function and textual transform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modal adverb *bing* is likely to have evolved both from a scope adverb and a correlative adverb respectively. The multiple historical origins of *bing* and the semantic versatility of the connector *bing* (coordination, progression, and addition) together account for the complexity in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Chinese polyphonic marker *bing*.

Key words : the adverb *bing*, semantic/textual function, presupposition/expectation, reverse coordination/adversative relation, origin

(袁毓林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519000)

(责任编辑 刘 彬)